



春秋左傳類解晉卷之十二

蘆泉劉績編註

悼公

名周襄公少子捷不得立號桓叔生惠伯

位十五年卒諡法年中早天曰悼

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於朝始命百官施舍已

責

施謂與當與舍謂免應免

逮鰥寡

逮惠及

振廢

滯

振起也廢滯謂賢

匡之困救災患

匡亦救也禁淫慝

也

薄賦斂宥罪戾

宥赦也

節器用

節省也

時用民

使

時

欲無犯時

不利已

使魏相

魏錡子

士魴

士會子魏頡

魏類趙武趙荆之子為卿四人父祖皆荀蒙晉大夫荀會

象之樂廩樂書韓無忌厥子為公族大夫使訓御之

子弟共儉孝弟公族大夫掌公族與卿子弟國語

忌鎮靖使茲使士渥濁為大傅使脩范武子之法

大傅國語君知士貞子之師志博聞而宣惠於教

也使為右行辛為司空使脩士為之法辛將左行

大傳即賈辛士為獻公司空國語知右行弁糾御戎校

正屬馬使訓諸御知義弁糾即樂糾使御公戎

屬馬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右也荀賓為右司士

其所掌勇力士多急暴不時使故使訓之御無共

御立軍尉以攝之今省去令軍尉攝其事祁奚為

中軍尉羊舌職佐之祁奚高梁伯之子職羊舌突

滛也使為元尉知羊舌職魏絳為司馬魏犢子國

之聰效肅給也使佐之魏絳為司馬張老為候奄魏絳

使為元司馬張老為候奄魏絳為司馬魏犢子國

詐也使鐸遏寇為上軍尉籍偃為之司馬使訓卒

乘親以聽命偃籍談之父晉大夫籍季之子使為

鐸遏寇之恭敬而信疆也使為與尉知籍程鄭為

乘馬御六駟屬馬使訓群駟知禮程鄭荀氏別族

僕也六駟諸侯六閑之廐御也乘車尚禮容故訓

隱也。使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所舉用者才告也。當位職業也。官不易方。不易方，不侵職也。爵不踰德。量德授爵。師

不陵正。不陵，不侵也。正，正帥也。旅不偪師。旅，五百人之師也。偪，迫也。

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

辛卯襄三年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

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已未，同盟于雞澤。陳侯

使索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索僑

盟。會與盟異。日故書日以隔之。不月書地者惡其亂。上下之分其事不足揚也。及陳索僑者明其本夷。

且見為之而盟也。晉為鄭服故且欲脩吳好。將合諸侯使士匄

告于齊曰：寡君使匄以歲之不易，不虞之戒，

臨之使匄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為不協，乃盟於

郟外。與士匄盟于郟外。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奚為中

稱解狐其讐也。將立之而卒。解狐又問焉。對曰：午

也可。子奚之於是羊舌職死矣。職為中晉侯曰：孰可

以代之？對曰：赤也可。即伯華於是使祁午為中軍

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

讐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謂舉其

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商書

着蕩蕩平正無私貌解狐得舉未得位故祁午得位伯華得

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

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馬六月公會

單頃公王卿士及諸侯己未同盟于雞澤晉地在廣平曲梁縣

南晉侯使荀會送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楚子辛

為令尹即公于壬夫代子重為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

僑如會求成濤塗四世孫晉侯使和組父告于諸侯秋

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晉

侯之弟楊干亂行於曲梁晉地魏絳戮其僕戮謂負

殺之以徇衆也絳為同馬故戮其車御晉侯怒謂羊舌赤羊舌職曰

合諸侯以為榮也揚干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

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下文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

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

書僕人晉侯僕御將伏劔士魴新軍將張老侯奄止之公讀其

書曰日君之使使臣斯司馬使臣為此司馬官臣聞師衆

以順為武師衆以不逆命為武軍事有死無犯為

敬治軍事行法雖死不敢違言己所以戮其僕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

師不武指干言執事不敬指己言罪莫大焉臣懼其死

以及揚干無所逃罪言己懼不武不敬獲死所以戮揚干也罪謂用鉞戮即下文

文是也逃免也此言己所以獲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

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從順受其刑也歸死猶言

授死此言已公跣而出跣不換曰寡人之言親愛

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

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為請晉侯

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羣臣旅會今欲

顯絳之功故使佐新軍張老為中軍司馬代士富

為侯奄士會族子代張老

○穀梁曰己未同盟于雞澤同者有同也同外楚

也陳侯使索僑如會如會外乎會也於會受命也

陳自辰陵不與諸夏盟三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

大夫及陳索僑盟及以及與之也諸侯以為可與

則與之不可與則釋之陳背楚從中國故與之書及諸侯盟又

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張也故雞澤之會諸侯始

失正矣大夫執國權曰索僑異之也張強大也諸國大夫皆君

在君既盟而臣又盟故為強大索僑無若不嫌與盟故異之免其罪

○冬晉荀瑩帥師伐許

許靈公事楚不會於雞澤冬晉知武子帥師伐許

壬辰襄四年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孟樂臣名因魏莊子

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欲戎與晉侯曰戎狄無

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

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

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夏訓夏書五子之歌

也羿有窮國君之號羿居窮石故以窮為國號以有配之猶言有周有夏也后君也公曰后

羿何如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

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按夏禹孫大康淫放失國國

子相立羿逐相自鉏本國迂窮石代夏政立為君相依與灌樹尋夏祚未滅也恃其射也

不脩民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困熊髡危圉四

皆羿賢臣危莫邦反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

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寒國在維州東二十二里有寒亭杜六北海下

東有寒亭伯明其君名后為寒之君也言伯明君寒國惡浞之讒雖在親尚棄之而不用羿非已親

反收用之夷羿之氏也言氏以見其異族指疎信而使之以為己相浞行

媚於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愚弄欺罔

也虞樂也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

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

諸死于窮門殺之於窮國門下靡奔有鬲氏靡夏遺臣事羿者有鬲國

名在平原鬲縣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澆五甲反豷許器反恃其纒慝

詐偽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夏

姓國即仲康于后相所依者樂安壽光處澆于過

縣東南有淮亭北海平壽縣東南有斟亭處澆于過

東萊掖縣北有過鄉處豷于戈戈國在朱鄭之問靡自有鬲氏收二

國之燼

斟尋斟灌遺民

以滅浞而立少康

少康夏后相之子時相為澆滅

故立之也

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

后杼少康之子繼立乃滅

之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

浞因羿室故不

昔周

辛甲之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

辛甲周武王大史使百官

各為箴辭戒王過

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為九州經

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

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

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

言禹廣大之迹

為九州開九道民獸各有所安以德綏之故不擾亂在羿則貪于田獵忘民而思獸為田獵以重好

武事乃不能大夏家而滅之司野也虞箴如是可不

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公曰然則莫如

和我乎對曰和我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

土可賈焉一也

荐草也夷人逐水草而居貴貨財賤地土可以貨買其土言和我晉

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

晉邊鄙無侵軼

之驚民狎習常在田野無傷其稼穡言和我晉足食也

戎狄事晉四鄰振動

諸侯威懷三也

振動驚起也威懷畏服也言和我晉服遠也

以德綏我

師徒不勤甲兵不煩四也

勤勞也頓疏云謂挫傷拆壞今俗云委頓是也

言和我晉不疲也

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

德

以德為法也德則遠近俱服即上文德用不擾意

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

盟諸戎脩民事田以時

脩三時農事田獵以時不傷農遵絳之說也

癸巳襄五年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公會晉

侯宋公平陳侯衛侯獻鄭伯曹伯成莒子邾

子宣滕子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壽鄆人于戚道

谷作稍戚衛地吳來會諸侯而不為主則進而稱人諸侯往與之會而主吳則賤而稱國

吳子使壽越如晉夫吳大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且請

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

且告會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地吳 ○九

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成陳也四年楚叛穆叔以

屬鄆為不利使鄆大夫聽命于會屬國不會今欲不屬故叔孫豹

使鄆聽命

○穀梁曰吳謂善伊謂稍緩號從中國名從主人

善稻吳地夷狄所號地形及物類當從中國故不言伊緩而言善稻若人名當從本俗言

乙未襄七年 冬十月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

即無忌厥長子成十將立之辭曰詩曰豈不夙夜

謂行多露詩已疾立之恐獲罪又曰弗躬弗親

庶民弗信引小雅節南山詩明已疾不信無忌不才讓

其可乎請立起也無忌之弟與田蘇游而曰好仁田蘇

景福詩小雅小明篇靖安也好愛也聽順也景大

降之福使恤民為德指靖正直為正本直者正之則無邪故為

正曲為直

本曲者正之則矯枉故為直

參和為仁

三者為仁

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庚戌使宣

子朝

即起立

遂老晉侯謂韓無忌仁使掌公族大

夫

掌主也使掌其同察也

丙申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李孫宿會晉侯鄭伯

齊

人宋

平

人衛

人邾

人于邢立

刑丘按平阜縣在懷慶府東以為邢國非

八年春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五月甲辰會

于邢立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李孫

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鄭伯獻捷

于會故親聽命

時鄭侵蔡獲公子燮

大夫不書尊晉侯也

不以

大夫敵諸侯故不書名宿獨書名者時魯君在晉故持名以見其專魯無君穀梁所謂見魯之失正也是也

也是也

丁酉襄九年

秦景公使士雅乞師于楚

雅音牽秦大夫

將以伐

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

君類能而使之

隨人能以類任使之

舉不失選官不易方

其御讓於善

讓勝已者

其大夫不失守

各任其職

其士競於

教

奉上

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阜隸不知遷業

四民不雜

韓厥老矣知瑩稟焉以為政

瑩代將中軍

范匄少於中

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

偃將上軍讓中軍

韓起少於纁

厭薰而樂厭士魴上之使佐上軍厭將下軍魴佐魏

絳多功以趙武為賢而為之佐武新君明臣忠上

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

之王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秋楚子

師于武城以為秦援秦人侵晉晉飢弗能報也○

晉侯歸會戲伐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

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

困人指輸積公無禁利亦無貪民指施所以幣更

更幣用幣實以特牲不多器用不作因仍車服從給足

事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三駕

師也十年師牛首十一年師于

戊戌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平衛侯獻曹伯成莒子

比黎黎邾子宣滕子成薛伯杞杞伯孝小邾子齊世子光會

吳于相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會又會外之也且莊

國傳陽縣○晉師伐秦

十年春會于相會吳子壽夢也三月癸丑齊高厚

相太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高厚高固之

士莊子曰弱士高子相太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

而皆不敬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十年齊殺高厚

其君夏四月戊午會于相晉荀偃士句偃乃瑩從

即范宣子請伐偃陽而封宋向戌焉音福奔曰輔

陽即彭城傳陽縣也向戌宋賢大夫以宋事晉故欲封為附庸荀瑩曰即知伯城

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

孟氏之臣秦董父輦重如役董父獻子之家臣步托重車以從師偃

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鄆人紇挾之以

出門者縣門城門中懸木為門於上有機括發也以下之以止人也叔梁紇鄆邑人孔子父

而蒙之以甲以為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孟

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狄虎彌魯人也立大車輪覆甲於外

主人縣布董

父登之及堞而絕之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

主人辭焉乃退帶其斷以徇於軍三日偃陽人自堞中懸布

以示外勇者董父登此以上城至堞則斷布及董父隊又懸布以示之隊而蘇惺又上者三言其勇也帶其斷謂前諸侯之師久於偃陽荀偃士句請

於荀瑩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知伯怒投

之以杙出於其間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伐偃陽封向戌

為二事余恐亂命以不女違既成改之女既勤君而

與諸侯牽帥老夫以至于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

余罪易移也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也可

重任乎羸瘦也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取汝以謝五不克之罪

五

月庚寅荀偃士匄帥卒攻偃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書曰遂滅偃陽言自會也以與向戌向戌辭曰

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偃陽光啓寡君群臣安矣其何賜如之賜之厚無過於此若專賜臣是臣興諸侯

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宋公

享晉侯於楚丘衛邑名請以桑林桑林殷天子樂名荀瑩辭

荀偃士匄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宋王者後魯周公後唯此用天子禮樂魯有禘樂宥祭用之禘樂明堂所謂季夏

亦可乎舞師題以旌夏舞師樂師也旌夏大旗也

列晉侯懼而退入于房房註更衣之舍按堂後為房即屋北前有壁後無壁

見荀偃士匄欲奔請禱焉荀瑩不可曰我辭禮矣

彼則以之猶有鬼神於彼加之晉侯有間間疾也

偃陽子歸獻于武宮謂之夷俘諱俘中國故謂之夷偃陽

姓也祝融之後虞夏世祀不絕使周內史選其族

嗣納諸霍人周內史掌爵祿廢置者霍晉邑名選其族之賢者嗣之令居霍邑以奉

記禮也不敢自封請於王又師歸孟獻子以秦董

父為右嘉其勇力生秦丕茲事仲尼秦丕本一作茲○晉荀瑩

伐秦報其侵也侵在九年

辛丑襄
十二年
荀瑩士魴卒。瑩中軍帥魴下軍佐晉侯蒐于緜上以

治兵。必蒐而命軍帥所以與衆共使士匄將中軍。匄即范宣子之子之欲

使將中軍。代荀瑩辭曰：伯游長，昔臣習於知伯，是以佐之。

非能賢也，請從伯游。伯游荀偃也，長謂才知過人，也七年知瑩將中軍士匄佐

之言已乃習學於瑩故為中軍佐非能賢於荀偃也請以偃將中軍而已從之荀偃將中

軍，士匄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起即宣子也辭以趙

武。武乃趙朔之子者之孫又使欒黶。欒書之子辭曰：臣不如韓起。

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武自新軍代荀

偃將韓起佐之。起原為欒黶將下軍如魏絳佐之

上軍韓起佐之。起原為欒黶將下軍如魏絳佐之

韓之子自新軍佐代士魴新軍無帥，晉侯難其人，使其什更率

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得慎舉晉國之民

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

讓其下，皆讓欒黶為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

賴之，刑善也夫。刑法也言宣子不自賢讓一人刑

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其寧惟永，其是之謂乎。書呂刑篇慶善慶也兆衆也寧安也永長也言一人

有刑善之福則百姓賴之以安也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

邦作孚，言刑善也。詩大雅文王篇儀刑皆法也作起乎信也言不自賢取法文王

則萬邦起而信之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

賢，言不讓也。詩小雅北山篇大夫刺幽王使不均已勞於從事知其賢而獨任之也

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

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

德。君子小人以位而言。在上者非位舉以賢能為

尚。下有能則讓之。在下者無遺才務力於農上

有役則給之。是以上下有禮相安而無怨及其亂

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加陵小人伐其技以馮

君子。馮陵也是以上下無禮。亂害並生。由爭善也。謂

之昏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

襄壬寅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臼。齊

靈人。宋人。衛人。鄭人。公孫薑。曹人。莒人。邾

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穆會吳于向。○夏

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

萬。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十四年春。吳告敗于晉。吳諸樊十三年冬伐楚。喪為楚敗。見楚。會于

向。鄭地為吳謀楚故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

吳人。言伐楚之喪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也。在會不書

曰來。姜戎氏。四嶽之後。皆姓姜。又別為允姓。昔秦人迫逐。乃祖吾

離于瓜州。地在燉煌為秦穆公逐之也乃祖吾離。被苫蓋。禮云。蓋。苫

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

左傳卷之二十一

庚子

食之。腆厚也。中分爲割。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

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由也。職主也。詰朝之事。爾無與焉。

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于土地。逐我

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曹也。

母是翦棄。喬遠也。曹後也。母是言不可如是翦棄也。賜我南鄙之田。狐

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荆棘。驅其狐

狸豺狼。以爲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內不

馬。舍言也。於是乎有殽之師。傳三十一晉禦其上。戎亢

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

諸戎掎之。與晉踣之。角執其角也。掎倚也。以物掎其足也。踣僵也。我何

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

以從執政。猶殽志也。豈敢離邊。邊遠也。今

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

誓幣不通。謂無聘問也。言語不達。謂無使命也。何惡之能爲。不與

於會。亦無晉焉。也。賦青蠅而退。小雅青蠅篇取豈

宣子辭焉。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成愷悌下於是

子叔齊子。即叔老聲伯嬰齊子叔勝孫爲季武子介。以會。以介

自是晉人輕魯幣。魯以魯幣。使二卿而益敬其

其大夫爲介。以其實非禮。卿自是晉人輕魯幣。使二卿而益敬其

使○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

年十一晉侯待于竟使六御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

不濟涇水出安定朝那縣入渭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

賦匏有苦葉邶風篇名取深則厲淺則揭引叔向

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蟜公孫見衛北宮

懿子北宮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

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

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鄭司馬子蟜帥鄭師以進

師皆從之至于棫林秦地不獲成焉荀偃令曰晉中軍帥

鷄鳴而駕塞井夷寵示不唯余馬首是瞻欒黶曰

下軍晉國之命未有是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

從之左史謂魏莊子左史晉大夫莊子曰不待中

行伯乎即莊子曰夫子命從帥欒伯吾帥也吾將

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伯游曰吾今實過悔之

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晉軍帥不和進恐為秦

晉人謂之遷延之役遷延却欒鍼曰欒黶弟此役

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於

戎路欒將下軍敢不耻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

鞅反欒黶謂士鞅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

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遂余亦將殺之

士鞅奔秦於是齊崔杼宋華閱仲江會伐秦不書

情也閱華元子仲江向之會亦如之衛北宮括不

書於向書於伐秦攝也北宮括向情故書衛人伐

亡對曰其樂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汰奢對曰然

樂厲汰奢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

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

棠况其子乎樂厲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

沒矣而厲之然實章將於是乎在故知在秦伯以

為知言為之請於晉而復之○師歸自伐秦晉侯

舍新軍禮也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周為六軍諸

侯之大者三軍可也於是知朔生盈而死朔盈長

而次子盈生盈生六年而武子卒即彘襄亦幼子

皆未可立也新軍無帥故舍之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鄭公孫夏如晉奔喪即子子蟜送葬即公

平公名虎悼公子襄十六年即位昭十五年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三月公會晉侯

宋公平衛侯瑒鄭伯簡曹伯成莒子邾郕伯杞

孝小邾子穆于溴梁溴古閭反水名出河內戊寅大

襄甲辰

卒在位二十六年謚法治而無背曰平

夫盟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不書諸侯之大夫見諸侯失政大夫皆不臣也

書以歸譏晉不歸京師也

十六年春葬晉悼公平公即位羊舌肸為傅即叔向

舌職之子張君臣為中軍司馬張老子祁奚韓襄代其父

襄韓無忌子欒盈欒廩之子士鞅士臼之子為公族大夫虞丘書

為乘馬御代程鄭改服修官烝於曲沃既葬改喪服脩官上文是

也烝冬祭名曲沃晉祖廟諸侯五月葬七月卒哭作主然後烝嘗於廟今晉三月葬作主烝祭將有

溴梁會故速警守而下會于溴梁頃河東行故曰下命歸侵田

以我故執邾宣公莒黎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先時

邾莒伐魯魯告晉悼欲會為魯討之卒後告晉侯與諸不克經書執在大夫盟下既盟而後告

侯宴于温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

不類苟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侯大夫盟

高厚高厚逃歸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

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不庭不來庭者

謂不朝聘也自曹以下大夫不書故專舉小邾以包之

○公羊曰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

也何言乎信在大夫偏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為偏

刺天下之大夫君若贅旒然贅繫屬之辭旒旗下屬墜者

己酉襄二○秋晉欒盈出奔楚盈不能開其母書名罪之○公會

晉侯齊侯莊宋公平衛侯蕩鄭伯簡曹伯武莒子邾

子于商任。任音

樂桓子。即娶於范宣子。生懷子。即范鞅以其亡也。

怨樂氏。宣子之子故與樂盈為公族大夫而不

相能。不相能猶言桓子卒。樂祁與其老州賓通樂

亡室矣。樂祁即桓子妻范氏死後祁姓老家懷子

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時為中軍曰：盈將為

亂。以范氏為死桓主而專政矣。曰：吾父逐鞅也不

怒而以寵報之。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吾父死而益

富。死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桓王

也死謂欺其死而遂專政也曰以下舉盈言范氏

不近人情用意深而必欲陷之也鞅與盈同為公

族大夫鞅獨擅其事鞅死而范氏益富是皆死

專政之事故已不從其謀如是懼害於主。吾不敢

不言。范鞅為之徵。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

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為下卿。下軍宣子使城著而

遂逐之。著晉秋，樂盈出奔楚。宣子殺箕遺、黃淵、嘉

父、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師、申書、羊舌虎、叔巖。皆晉

大夫盈囚伯華。叔向籍偃。伯華叔向皆羊舌虎之

之黨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為不知乎？言其受囚

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知也。詩逸詩也言囚猶勝於死亡如詩所謂優樂

王鮒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祁奚也食邑於祁為氏祁縣屬大原室

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救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

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詩大雅抑之篇覺直大也順從也言國君信從也

夫子覺者也晉侯問叔

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言必與叔虎同

謀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駟而見宣子曰詩曰惠

我無疆子孫保之

詩周頌烈文篇惠訓陳惠賜也言臣惠訓我無窮故能使我之

子孫安固也

書曰聖有謨勳明徵定保

書夏書胤

常享其國也

夫謀而鮮過

即謨勳

惠訓不倦者

即惠無疆指詩

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

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

亦惑乎絲棼而禹興

明向不係世類可用

伊尹放太甲而相

之卒無怨色

大甲湯孫也荒淫失度伊尹放之桐宮三年改悔而後復之明用向必不

怨管蔡為戮周公右王

右佐助也明向弟罪不相及

若之何其

以虎也棄社稷子為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為宣子

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

共載入

不見叔向而

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

母美而不使不使見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

大澤實生龍蛇非常地生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

禍女敝族也國多大寵不仁人間之不亦

難乎問列也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

力樂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樂盈

過於周周西鄙掠之辭於行人王行也曰天子陪臣

盈得罪於王之守臣范宣子命卿將逃罪罪重於

郊甸無所伏郭外曰郊敢布其死昔

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王施惠焉謂相晉國翼

帥其子厲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棄書之

力大君指亡臣猶有所逃若棄書之力而思厲之

罪臣戮餘也將歸死於尉氏周討奸官不敢還矣敢布

四體唯大君命焉王曰尤而効之其又甚焉使司

徒禁掠樂氏者歸所取焉使候出諸轅轅棘關名在鞏

氏也齊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會朝

禮之經也朝會以禮政之興也政須禮行政身之守也

政存則身安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二十五年齊莊公

光二十六年衛絳知起中行喜州綽刑削出奔齊皆樂

氏之黨也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刑削勇

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為彼欒氏，乃亦子之勇也。言宣子待二子如欒氏，則二子之勇亦當為子。

用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齊二勇士

州綽曰：君以為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後

先二子鳴。十八年晉伐齊，平陰州綽獲殖綽郭最，最見魯杜云自此於鷄鬪勝而先鳴。莊

公為勇爵，殖綽郭最欲與焉。州綽曰：東閭之後，臣

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其亦可以與於此乎？

救一平公曰：子為晉君也。對曰：臣為隸，新然二子

者，譬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

庚戌襄二秋，欒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

商任之會，受命於晉。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

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

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

道也。執守也，共敬也。君御下當守信，臣事上當守敬。然信不失，未嘗不敬；敬不失，未嘗不信。是

忠信篤敬，上下同也。君自棄也，弗能久矣。二十五年齊弑其君

光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邾子下公穀有滕子

冬，會于沙隨。宋地，梁國寧陵縣北。復錮欒氏也。欒盈猶在齊。

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

辛丑襄二
十三年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曲沃在河東

聞喜縣復入甚逆之辭為其既絕而復入也盈已絕而復繫晉者為晉世臣也不書所自潛至也書入于

曲沃國逆而立之曰入所以罪曲沃也

○晉人殺欒盈

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

及其士潘車之有障蔽者使若媵妾在其中納諸曲沃欒盈夜見胥

午而告之晉午守曲沃大夫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

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集謂事之成也盈曰

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午言

無天谷故可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

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

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

出徧拜之謝衆之思己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

子魏舒以晝入絳絳晉都初欒盈佐魏莊子於下軍即絳

獻子獻子私馬故因之私獨有思惠也趙氏以原屏之難

怨欒氏韓趙方睦成八年莊姬譖原屏趙武怨欒邵為徵殺原屏韓起願上武已

佐之故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欒氏而固與范

氏和親十四年代秦荀偃怨厲違已命言知悼子

少而聽於中行氏知悼子荀偃也知瑩之子時年

從程鄭嬖於公唯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下軍與

也樂王鮒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樂氏至矣。宣子

懼。桓子曰：鮒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且樂氏多

怨，子為政，樂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

謂在位，又執民柄，謂為政，將何懼焉？樂氏所得，其唯魏

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

喪，晉平公夫王鮒使宣子墨綰，晉有祀喪冒經，二婦人輦以

如公，晉自敬還常墨綰，冒蒙也。以經蒙其首，詐為婦人入公宮，恐樂氏有內應。奉公以

如固宮。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樂氏矣。趨

進曰：樂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

使鞅逆吾子。鞅請駟，乘持帶，駟乘必持帶，恐墮遂超乘，躍上

獻子車右撫劍，左接帶，劫之也命馭之出，鞅命驅車出僕請

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初，裴

豹隸也，先時晉人裴豹犯罪，沒為官奴着於丹書，以丹書其罪樂氏之

力臣曰：督我國人懼之。裴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

我殺督我，宣子喜曰：而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

者，有如日，乃出豹而閉之，出裴豹閉之宮外督戎從之，踰

隱而待之，豹乃踰短牆待，其至隱短牆也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

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樂氏乘公門，登公門宣子謂

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樂氏退，攝車

從之，鞅攝宣子戎車遇樂樂，樂免之，樂樂盈族，鞅謂樂免已死將

訟女於天樂射之不中。又注。注屬矢於弦也。則乘槐本而

覆。車轆槐根而覆。或以戟鈞之斷肘而死。樂魴傷。樂氏樂

盈奔。曲沃晉人圍之。○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

欒氏之族。黨欒魴出奔宋。書曰：晉人殺欒盈，不言

大夫言自外也。盈自外犯君入乃晉賊非復晉大夫故不書大夫。

壬子襄一。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

月，鄭伯如晉。子簡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子西

伯如晉故子產寓寄書以告宣子。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

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長在一國家也。非無頃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

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

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

用賄？若利歸公則諸侯不堪其求貳於君而壞國矣。利歸子則晉國惡其專貳於子而壞家矣。

何沒沒？沉溺於利而不能自振將焉用之哉？此言利之禍明上非無賄之患。夫令名，德

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輿車

也言令名傳播德于遠如車也名指見於遠者而言德指行於身者而言基本也無壞指晉君國宣

子家也此言德之益明上無令名之難。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

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有德則不侵侮人故可樂樂則人皆

愛之亦不侵侮故家國能久正如小雅南山有臺詩所謂樂只君子為邦家基本是有令善之德也

夫語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又引大雅

助辭

明詩言

武王伐商當時皆以為上帝之命在武王民也思

無有叛貳之者是武王聲譽播間有令名也思

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

言推己以明其德則名自彰載德而行也遠至邇無貳爾

心四方皆遠也邇安應邦家之基家國皆近也此

三節又言德母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

我以生乎浚音峻淘取也寧使人謂子浚淘人殖利以自

生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焚服處作償也此二

節又言宣子說乃輕幣是行也鄭伯朝晉為重幣

故且請伐陳也鄭伯稽首宣子辭子西相曰以陳

國之介恃大國而陵霍於敝邑陳恃楚寡君是以

請罪焉敢不稽首請得罪於陳言伐之也

癸丑襄二趙文子為政文子即趙令薄諸侯之幣

而重其禮穆叔見之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

弭矣弭止也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於諸侯武也知

楚令尹與楚屈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

侯兵可以弭○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邾年會夷

秦涖盟秦伯車如晉涖盟伯車秦伯成而不結

甲寅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成不固

脩叔向命召行人子負欲使答秦脩行人子朱曰

也固

朱也當御

御進也言已

二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

班爵同何以黜朱於朝撫劍從之叔向曰秦晉不

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

集成也

不集

三軍暴骨子負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

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

拂衣塞裳也

人救之平

公曰晉其庶乎

庶幾也

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

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不務德而爭善私欲已

侈能無卑乎○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

靈王使人

問起來

對曰晉士起將時事於宰旅無他事矣

禮

侯大夫入天子國稱士故曰士起宰旅無他事矣諸周家宰之下士也時事四時貢職之事王聞之曰

韓氏其昌阜於晉乎辭不失舊

阜大舊

齊人城郊

之歲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

城郊在二十四年

其采邑也東郡廩丘縣有故城本衛地為齊有

襲衛羊角取之

廩丘縣所治有羊角

城烏餘又

遂襲我高魚有大雨自其竇入介于其

庫以登其城克而取之

高魚魯邑在廩丘縣東北竇城下水道也因雨故開

之而得入也介甲也就甲於

又取邑于宋於是范

宣子卒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為政乃卒治之

文子言於晉侯曰晉為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

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而貪之是無

以為盟主也請歸之

以其地歸諸侯

公曰諾孰可使也對

曰胥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胥梁帶晉大夫言有智謀不用師而

可取邑還諸侯也

乙卯二十七年春。胥梁帶使喪邑者。齊魯宋衛具車徒

以受地。必周。周密不露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詐為晉會諸侯

割地烏餘以其衆出使諸侯。偽效烏餘之封者。而

遂執之。盡獲之。效致也偽若致地於烏餘而遂執之盡獲其徒衆也皆取其

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

丙辰襄二夏。齊侯。景陳侯。哀蔡侯。景北燕伯。祀伯

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宋之盟故也。去年盟宋請晉楚從

交見事見楚陳蔡胡沈楚屬也齊侯將行。慶封曰。我不與盟。何為

於晉。以宋盟陳文子曰。先事後賄。禮也。事謂先朝

賄謂後聘以薦貨賄即所謂朝而獻功聘而獻物是也小事大。未獲事焉。從

之。如志禮也。若小事大國未得其事則雖不與盟往請之以順其欲從往也雖不與盟

敢叛晉乎。重丘之盟。未可忘也。齊成故在二十五年見齊子其

勸行。言封當勸齊君朝晉也

戊午襄三十三年三月癸未。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悼夫

人杞又二十九年晉魯諸侯城杞輿衆也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

與於食。有與疑年。將與食而疑其年使之年。曰。臣小

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

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其未甲子至今日癸未止二十

日欠四十日以六
十日分為三分吏走問諸朝一本作師曠曰即

野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文十一

是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于鹹獲長

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三年矣

自乙巳至今年戊午七十四年史趙曰亥有二首

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

六千六百有六旬也杜云史趙晉大史亥字二畫

六按古亥字从二从乙从二人徐曰古文質豎上

二畫於左為弄家之二萬乙字曲之上豎下橫為

弄家之六千左人字田之上橫下豎為弄家之六

也一云身首相連亥上二畫為二首身中乙連七

二畫為六字下二人移上往身湊首二畫為女連六

字二首為二萬六身為六千下二如身為六百六旬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

屬也乃趙武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

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由用使吾子辱在泥塗

又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為政辭以老

與之田使為君復陶復陶主晉君以為絳縣師縣師

域辨其夫而廢其輿尉廢其輿人之尉於是魯使

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媮也媮薄

有趙孟以為大夫謂能用賢有伯瑕以為佐即士文伯有

史趙師曠而咨度焉其不入聲謂謀有叔向文齊以師

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媮乎免事之而後可

庚申昭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春會

元年事見楚鄭伯兼享之鄭簡子皮戒趙孟罕虎先與

期禮終趙孟賦瓠葉小雅篇名取瓠葉免首必與

多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又與魯叔孫戒享穆叔

曰趙孟欲一獻子其從之子皮曰敢乎穆叔

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及享具五獻之遵豆

於幕下朝聘制大國趙孟辭私於子產曰武請於

冢宰矣冢宰謂子皮乃用一獻趙孟為客為上禮

終乃宴手禮畢乃宴穆叔賦鵲巢召南篇取維

居之之子下歸百兩御之喻晉君趙孟曰武不堪

也又賦采芣亦召南篇名于以采芣于沼于汜于以用

實非命之公侯之事芣白蒿也且言魯如芣晉若

命采之也稿同實疑適字誤所子皮賦野有死

麇之卒章召南篇名野而脫脫兮無感我悅兮無

取相安無侵已使犬驚吠趙孟賦棠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危

也可使無吠小雅篇名取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欲

免人侵伐犬無吠矣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三大夫皆兄

也起舉兕爵曰小國賴子知免於戾矣杜云兕爵所

小國蒙趙孟比飲酒樂趙孟出曰吾不復此矣

復去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頴王周景王定公

城縣館於雒汭水曲流為汭雒水劉子曰美哉禹

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

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弁冕皆冠也端委禮衣言今得共服衣冠有國家者

昔禹治水之功一本無冕字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

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

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

及之者老當有智識耄亂反及之其趙孟之謂乎

為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棄神

人矣民為神主下恤民故神人皆去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

復年矣神怒不歆其祝鬼神食曰歆民叛不即其事就即

也祀事不從又何以年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大原晉陽縣穀梁云中

號從中國名從主人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群狄于大原穆

即荀吳荀偃之子無終即山戎北崇卒也謂戰不

尚有無終縣在大原北二千許里將戰魏舒曰舒魏絳彼徒我車所遇又阨阨

卒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共音供當也不用

戰必勝狄若困于隘險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

為行行音杭列也舒自五乘為三伍五車十五人

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不毀車斬以狗舒斬之吳

能立為五陳以相離相離不相兩於前伍於後專

為左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

陳而薄之大敗之○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

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就子產詰而問之也曰寡君之疾病

卜人曰實沈萁駘為祟駘音臺崇音歲神禍也史莫之知敢

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高辛帝嚳也以肇基

於高辛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

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不相能猶不相得善其所以為也后同後

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

因故辰為商星商人湯先相土帝嚳子契之孫封

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

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己余

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

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

大叔焉故參為晉星舜封丹朱於唐至夏丹朱裔

至商更號豕豷氏季世末世也唐叔虞晉之祖即

取唐君之名以名大叔邑姜武王妃大女也震

昌其後大叔生果有文理在手成虞字遂以名之

也承韋至周改為唐公成王滅唐遷唐伯於柱而

以封弟大叔故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音金天

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黃帝之子玄冥少昊也生允格臺駘以金德王天下故云金臺駘能業其官宣

長天喬子遠于也師也為水官長

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其業脩

職也宣疏通也汾洮二水名汾水出大原汾縣至河東汾陰縣入河障隄防以阻水也大原本水不

可居今通之塞之以居也帝指顓頊沈妣尊黃實少昊兄之子嘉其功而封之於此也

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四國皆臺駘後守其祀晉主汾四國無後

則臺駘無祀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

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厲疫之災於是乎祭之音祭

詠營也設綿最為營以祈神也無定所此言汾神臺駘不能為崇非當祭也日月星辰

之神則霜雪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祭之此言參星能為崇非當祭也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

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

聽政日旦為朝晝以訪問日中為晝夕以脩令日西為夕夜以安

身日伏為夜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

露其體絃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則生

疾矣節止也宣通也註云壅氣止而不行閉氣塞而不通湫音秋又勦氣聚而不散底氣滯而

不快今按氣宣而不節則壅塞湫偏行之過而聚結也韻書秋偏亥也氣節而不宣通則氣閉止底

定止之過而凝滯也露羸也人羸則體露不爽心感不明也言氣不宣節以羸其體如此則心疾感

而昏亂百事法度今晉僑又聞之內宮不及同姓一之昏亂百事故致心疾僑又聞之內宮不及同姓

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

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內宮嬪御屬殖培殖也疾疾惡也言同姓

為婚則非養生道故曰不殖蓋以氣類相同其美先盡惡必及之所以生不殖而君子惡之不娶也

志記也卜之卜占凶以違此二者古之所慎也四

時妻同姓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

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為也已也為治四

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省減節也叔向曰善哉盼未

之聞也此皆然矣叔向出行人揮送之向問畢出而子羽送

也叔向問鄭故馬且問子皙對曰其與幾何言將不

久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明年殺子

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晉侯

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

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蠱壞亂也則下文喪志鬼

謂鬼神食謂祭祀言非此良臣將死天命不祐良臣

二者乃惑女色致之也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

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

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煩手淫聲

怡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於

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

非以怡心也五節五聲各有其遲速本末中聲之

和之聲也降殺也至中聲則殺也宮商角徵羽皆

然故曰五降至此則不彈若再彈於手為過多於

聲為淫亂故怡慢人心堙塞人耳而忘和平有疾
故君子不聽物亦如此是以過多舍之妨生疾也
此物字如女色類儀法也近琴瑟以法其有節非
以怡慢其心也此以樂明女色常節言晉君不節

也。女色。天有六氣。降生五味。鹹。辛。木。酸。水。發為五色。

辛。白。酸。青。鹹。黑。苦。赤。甘。黃。發見也。徵為五聲。商。白。角。青。羽。黑。徵。生六疾。

淫。過也。氣味聲色。四者過則生疾。下因晉侯近女色。故止論氣六氣。曰陰。

陽風雨晦明也。晦。夜也。明。晝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過則

為菑。四時。春夏秋冬也。五節。春木。夏火。秋金。冬水。土。王。四時各十八日。尤。王。於。未。也。六氣。於此。

有節。若人受用。過度。則生災疾。陰淫寒疾。陰。過則。寒。冷。陽淫熱疾。陽。過則。熱。

渴風淫末疾。末。四肢也。風。散。故。主。外。雨淫腹疾。腹。內也。雨。實。故。主。內。晦

淫惑疾。惑。昏亂也。夜。寢。多。則。昏。亂。明淫心疾。心。靈。爽。也。猶。言。患。耳。聰。書。事。過。

多。則。靈。爽。不。昧。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豐之矣。陰。中。有。陽。故。於。物。為。陽。陰。指。不。明。故。於。時。為。晦。若。過。不。節。則。陽。為。內。熱。疾。晦。為。惑。豐。疾。此。以。上。言。其。不。時。

色。女。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

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

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

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蓄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

改。改。行。以。救。蓄。也。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

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趙孟曰。何謂蠱。

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為蠱。文。字。也。皿。器。也。

器。久。不。用。則。虫。生。壞。之。為。蠱。穀之飛亦為蠱。穀。積。久。變。為。飛。蛾。亦。為。蠱。在周

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艮。上。巽。下。為。蠱。巽。為。女。為。風。艮。為。山。為。少。男。皆同物也。三者。於。蠱。類。趙

為。山。女。誘。惑。男。則。喪。志。風。零。落。山。則。壞。材。故。為。蠱。皆同物也。三者。於。蠱。類。趙

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十二月晉既烝冬

也趙子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南陽即温縣孟子餘

廟在南陽武甲辰朔烝于温此趙氏烝祭也杜云

非烝當在甲辰前庚戌卒鄭伯如晉弔及雍乃復蓋

氏辭之而還也

辛酉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冬公如晉至河乃

復季孫宿如晉

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公即位故且告為政而來

見代武禮也盟主而脩好禮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

象物為之辭故曰與魯春秋此乃未經曰周禮

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

易卦彖辭文王作爻象辭周公作春秋載周魯事王去聲公享之季武子賦縣

之卒章大雅篇名取文王有先後奔走附韓子

賦角弓小雅篇名取兄弟婚姻無相遠季武子拜

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彌縫猶武子

賦節之卒章取試訛爾心以畜萬既享宴于季氏

有嘉樹焉宣子譽之譽其好也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

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封殖培養也甘棠召風

舍甘棠下後人思其德而賦此宣子曰起不堪也

無以及召公宣子遂如齊景納幣為晉平公見子

雅公孫子雅召子旗使見宣子旗雅宣子曰非保

家之主也不臣見子尾公孫子尾見疆疆尾宣子

謂之如子旗大夫多笑之唯晏子信之曰夫子君

子也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十年樂施高自齊

聘於衛襄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衛風衛

德言宣宣子賦木瓜衛風篇取投我以木瓜報之

夏四月韓須如齊逆女須韓起子晉公齊陳無字

送女齊桓子致少妻致少姜于少姜有寵於晉侯

晉侯謂之少齊立別號以謂陳無字非御執諸中

都中都在西河界休縣東南晉邑晉欲少姜為之

請曰送從逆班送女當從逆畏大國也猶有所易

是以亂作晉使公族大夫送齊送者當如之今畏

○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

曰非伉儷也非嫡夫人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

遂致服焉致祿服叔向言陳無字於晉侯曰彼何

罪君使公族逆之齊使上大夫送之猶曰不共君

求以貪齊非不共而晉以為國則不共而執其使

君刑以頗設使齊國真不共而君執其使則晉用

何以為盟主且少姜有辭冬十月陳無字歸十一

月鄭印段如晉弔

壬戌三年春王正月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

丙與張趯見之皆晉大夫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為此來

也御共姜葬過禮大甚子太叔曰將得已乎昔文襄之霸也

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

而會不協而盟十三年傳曰明王之制歲聘間朝再朝而會再會而盟蓋文襄簡之

君薨大夫弔御其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三十

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上弔大夫送葬是以昭禮

聘命事會盟謀闕葬而已無加命矣今嬖寵之喪不

敢擇位而數於守適唯懼獲戾豈敢憚煩今少姜

喪鄭不敢擇位使卿來供葬禮數如嫡夫人猶懼有罪我豈敢憚煩守適大夫守外職妻守內職言夫

人踞云守內官之適長故以守適言夫少姜有寵

而死齊必繼室今茲吾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張

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然自今子其無事矣譬

如火焉火中寒暑乃退大火心星季夏昏中此其

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言晉

諸侯諸侯雖欲求煩不可得二大夫退子太叔告人曰張趯有

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君子為君親諱○齊侯使

晏嬰請繼室於晉齊景公曰寡君使嬰曰寡人願事

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

以不獲不腆先君之適以備內官焜耀寡人之望

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焜音渾。焜耀。光照也。無祿不幸也。

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徼福於

太公丁公。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

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適。適夫人所生女。於齊景

於齊景為父行者。襄十二年傳曰。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是也。若而人。猶言如此人。不加毀譽也。

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

之望也。董。董督也。振。舉也。嬪。嬪婦官名。嬙。音嬙。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

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

在。緣絰之中。是以未敢請。制。天人之服。則葬。訖。君臣乃釋服。君有

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

以為音主。豈唯寡君舉群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

下。實寵嘉之。言非徒晉君臣受其貺。賜自俱得寵嘉也。既成昏。

晏子受禮。受。賓享之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

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不知其他。

惟知齊將為陳氏有。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

鍾。區音。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一斗六升。區六斗。

四升為釜。釜十則鍾。六石四斗為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登。升也。五

升為豆。四豆為區。容二斗。四區為釜。容八斗。鍾乃大矣。鍾。容八石。以家量貸

而以公量收之。貸。多而收少。山木如市。弗加於山。如。往也。木

在市。與在山。同價。魚鹽蜃蛤。弗加於海。蜃。大蛤也。以上言陳

氏心收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力謂租稅

者二分歸公。民自衣食止得公聚朽蠹而三老凍

餒。三老謂上壽中壽下壽壽皆八十已上者凍餒

國之諸市。屨賤踊貴。踊則足者屨也言公繁刑罰

公棄民人痛疾而或噢咻之。噢咻與憂郁四音與

云今時小兒痛父母以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

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

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西人皆舜後陳氏之先其

已在齊享其祭胡公陳始封君大姬叔向曰然雖

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晉弱無

為軍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

民苦力役而作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殣音近餓

死多而發寵民間公命如逃寇讐樂郤胥原孤續

慶伯降在阜隸。八姓晉世臣今政在家門民無所

依君日不悛以樂懣憂。樂指宮室嬪妾言懣音叨

其懣言時事本可以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讒鼎

之銘。讒杜云鼎名也服虔曰疾讒之地曰昧旦不顯

後世猶怠况日不悛其能久乎。昧旦明也天欲旦

也言夙興大明政事後世子孫猶懈怠况晏子曰

子將若何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盼聞之公室將

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盼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盼又無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

其獲祀言盼無賢了公室政令無常恐不獲死終其命若得死已為幸矣敢望無絕祀哉

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躡塵

不可以居湫音勦偏仄隘狹小蹶人誼塵埃土請更諸爽塏者爽明塏高

辭曰君之先臣容馬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

侈大也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

里旅不敢煩鄉里衆室為已宅下文為里室是也公笑曰子近市識貴

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

景公繫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既已告

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傳護晏子令不與張趨同譏景公為

是省於刑為去聲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晏子

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小雅巧言

篇社猶喜也遄疾已止也其是之謂乎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

反則成矣更宅謂更於別地而為宅也既拜乃毀之既拜賜新宅遂毀之

而為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景公不壞里室為晏子宅

今晏子復為之如舊使原居者皆反居之此言不犯非禮且諺曰非宅是卜唯

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引諺以為非卜吉鄰此里室之衆未居之先皆卜鄰居吉矣今為我故遷居則是違先時卜不祥矣此言不犯不祥

君子不犯非禮非禮取人室小人不犯不祥在下

君子不犯非禮非禮取人室小人不犯不祥在下

者不可犯不祥以遷居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

晏子原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夏四月鄭

伯如晉鄭簡公孫段相即伯甚敬而卑禮無違者

晉侯嘉焉授之以策策賜命之書也曰子豐有勞於晉國

言段父豐有功於晉余聞而弗忘賜女州田州晉邑名屬河內郡以胙

乃舊勳胙報也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君子曰禮

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汰也一為禮於晉猶荷其

祿况以禮終始乎詩曰邶風相人而無禮胡不遘

死其是之謂乎初州縣欒豹之邑也欒氏及欒氏

亡范宣子趙文子趙韓宣子韓宣子皆欲之文子曰

溫吾縣也州本屬溫故曰二宣子曰自郤稱以別

三傳矣自郤稱受州別晉之別縣不唯州誰獲治

之別縣謂舊屬而今不屬者文子病之乃舍之二子曰吾不可

以正議而自與也皆舍之及文子為政趙獲曰文子

之可以取州矣文子曰退二子之言義也違義禍

也余不能治余縣又焉用州其以徼禍也君子曰

弗知實難知而弗從禍莫大焉有言州必死言取州者

坐以死罪豐氏故主韓氏故猶舊也適晉伯石之

獲州也韓宣子為之請之為其復取之之故若州復歸

晉則已○晉韓起如齊逆女為平公逆公孫蠆即子為

少姜之有寵也。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更嫁人

謂宣子。子尾欺晉。晉胡受之。宣子曰：我欲得齊而

遠其寵。寵將來乎。秋七月，鄭罕虎如晉。虎即子

夫人且告曰：楚人日徵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徵召

也。靈王新立，鄭不朝。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而固有

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

之。宣子使叔向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脩

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於戾矣。言鄭若心

有之則雖朝楚脩宋盟亦無害，但恐有他故入楚。若誠為思盟，必不叛晉而從楚。晉知免於罪矣。

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寡君猜焉。猜

君實有心，何辱命焉。言有寡君與不有寡君，君其

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張趯使謂大叔曰：

自子之歸也，小人糞除先人之敝廬。曰：子其將來。

糞與拚同。掃除也。今子皮實來，小人失望。大叔曰：吉賤不

獲，來畏大國尊夫人也。且孟曰：孟，趙字也。而將無事。吉

庶幾焉。

丙寅，昭七年。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

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晉所望祭山川皆走

往所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于寢門，其何厲鬼

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

熊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

羽山在東海祝其縣西南杜云熊作熊三足鼈也又云能熊屬足似鹿今東海人祭禹不用熊白及

鼈為膳豈熊化為二三代祀之杜云夏郊祀之歷

物乎熊為夏祖配郊殷周二代又通在

群神之數按文義似殷周皆祀夏郊也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

乎言得佐天子祀群神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間差

病瘥也賜子產莒之二方鼎莒所貢鼎子產為豐施歸

州田於韓宣子豐施公孫段之子三曰日君以美公

孫段為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世不獲

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於君私致諸子

此年正月宣子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折薪

其子弗克負荷折薪折木為薪也負任在背荷任在肩也施將懼不能

任其先人之祿其况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為政

而可後之人屬有疆場之言敝邑獲戾而豐氏受

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而建置豐氏也

敢以為請宣子受之以告晉侯晉侯以與宣子宣

子為初言病有之以易原縣於樂大心樂大心宋大夫原晉

邑以賜大心者宣子以州田易之丁卯八年春石言于晉魏榆魏榆晉地晉侯問於師曠

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

也或此乃鬼神馮依然後言不如抑臣又聞之曰作事

不時怨讟動于民怨讟恨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

室崇侈民力彫盡彫傷盡也怨讟並作莫保其性性命

也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虎祁之宮斯築音

宮於虎祁地在絳西四十里臨汾水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子野

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小人之言

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曰小雅兩無上篇哀哉不能言

匪舌是出唯躬是瘁不能言者言溢不出口使身處痛苦是僭無徵故也疇

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疇可也無帶使身處安樂

是言有微故也其是之謂乎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

咎夫子知之矣

○叔弓如晉

叔弓如晉賀虎祁也游吉相鄭伯簡以如晉亦賀

虎祁也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

而又賀之言晉作此宮非時勞民將叛子大叔

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言賀非為其宮善畏

晉勢力耳諸侯皆然非獨鄭

戊辰昭晉荀盈如齊逆女自為還六月卒于戲陽

魏郡內黃縣北有戲陽城戲平聲殯于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

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許之使尊行酒也杜云公

為之佐則使去聲而遂酌以飲工工樂師也曰女為君耳將

司聽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

疾思也紂以甲子死
桀以乙卯死故國君

以為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為疾故也君之卿佐是

謂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

臣死痛疾過於忌日不又飲外嬖叔

外都大夫之嬖叔即李調曰女為君目將司明也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

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女不見是不明

也服以旌禮如弁冕以表吉衰麻以表凶禮以行

事如其物如燕享則有尊俎居喪則具蔬茹物有

其容如飲酒則喜樂疏食則憂戚禮云君於鄉大

夫比葬不食肉今君喪卿有亦自飲也曰味以行

衰容而飲酒食肉是非物也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

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

五行調和以養人所以
行人氣也氣既和則心

志充實不喪亂志既實則謀慮詳審而公說徹酒

定言詞言既定則事物條理而出號令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為是悛而止

悛改秋八月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

躒盈之子知文
子也使代父任已巳十年春王正月有星出于婺女

星妖星也婺
女在北方子位虛星鄭裨竈言於子產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

少南今茲歲在顛頊之虛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居其維

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邑姜晉之妣也

歲星
也玄栲即顛頊之虛在北方水位顛頊以水德王故謂玄

栲為顛頊之虛姜四嶽後齊姓任薛姓虛為青州

齊薛地分野維歲星也謂為四時之綱維也首謂
歲星所在玄栲之首即嬖女也邑姜齊大公女也

王妣晉唐叔母星占發女為既嫁女繼女為處女
妣星在歲星首發女是告齊出嫁女故知為晉災

舊註天以七紀二十八宿四七月戊子逢公以登星

斯於是乎出登升也人死則魂升猶言升遐逢公

亦有星出發女故知戊子國語說玄枵之次云我

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馮神也大姜

之王妣女子謂也弟子為姪伯陵大姜同吾是以譏

之

○戊子晉侯處卒九月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

戊子晉平公卒鄭伯簡如晉及河晉人辭之禮諸

相游吉遂如晉九月叔孫婣齊國弱宋華定衛北

宮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

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鄭子皮將以幣行子皮即

見新君子產曰喪馬用幣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

人千人至將不行行謂行見新不行必盡用之幾

千人而國不亡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

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

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指頃公孤斬馬在衰經

之中按縣子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剡斬謂衰

中舊以爲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
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子皮盡
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夫子

知之矣。我則不足。是不行書曰。商書大甲篇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

昭公名夷平，公子昭，十一年即位，十六年卒。在位六年。謚法昭德有勞曰昭。

辛未，昭齊侯，景衛侯，靈鄭伯，定如晉，朝嗣君也。○

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

命。時定公有父簡公喪未葬。晉人許之禮也。晉侯以齊侯宴中。

行，穆子相。即荀吳。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

出胎。魯山有肉如坻。坻音池，水中高地也。杜云山名。寡君中此為諸侯。

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澠音綿，水名，在齊國臨淄北。經樂

安博昌縣南。有肉如陵。大阜也。寡人中此與君代興。

亦中之。伯璜謂穆子。伯璜即士文伯。曰：「子失辭，吾

固師諸侯矣。壺何為焉？其以中儻也。」儻絕異也。射以中多為儻。

是也。言中壺乃為賢，非與師諸侯事。齊君弱，吾君歸弗來矣。欲與晉代興是。

之。穆子曰：「吾軍帥強禦，卒乘競勸，今猶古也。齊將

何事？」齊不事晉。公孫佻趨進。佻音叟。曰：「日旰君勤，

可以出矣。以齊侯出。」○晉荀吳偽會齊師者，假道

於鮮虞。鮮虞，白狄別種，在中。晉之北。遂入昔陽。昔陽，肥國，

縣東有昔陽城，在中。秋八月壬午，滅肥，以肥子緜

臯歸。肥，白狄也。緜，臯其君名，鉅鹿下。曲陽縣西有肥累城，與昔陽近。

○晉伐鮮虞晉假道于鮮虞而遂伐之見利忘義夷狄之道也

晉伐鮮虞因肥之後也

○穀梁曰其曰晉狄之也將帥其狄之何也不正

其與夷狄交代中國故狄稱之也鮮虞姬姓白狄在中山故曰中

國夷狄指楚也時楚子伐徐

壬申昭十三年○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

鄭伯定曹伯武莒子著邾子莊滕子悼薛伯杞伯平

小邾子悼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平丘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再書平公者惡其以兵力

齊諸侯而與之同盟也直書不與盟罪不在公也

晉成虺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為取鄭故一

年魯伐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

示威乃並徵會告于吳秋晉侯會吳子于良吳子夷昧

下邳有良城縣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吳也水行七月丙寅治

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鮒攝司馬鮒職之子叔向弟

遂合諸侯于平丘子產子大叔相鄭伯以會子產

以幄幕九張行四合象宮室曰幄在幕軍旅之帳也子大叔以四

十旣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次于衛地叔

鮒求貨於衛淫芻蕘者淫過縱也芻牲曰蕘衛人使屠

伯饋叔向羨與一篋錦屠伯衛大夫曰諸侯事晉未敢

携貳况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屋宇下喻近芻蕘

者異於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羨反錦曰晉有羊舌

鮒者瀆貨無厭亦將及矣為此役也瀆杜云數也今按猶貪墨

謂其貪而不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屠伯若以衛君命賜鮒錦

其可止芻蕘客從之未退而禁之鮒遂晉人將尋盟齊

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周卿曰抑齊人不

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也底致君苟有信諸侯不

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

庸多矣董督也庸功也討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

戎十乘以先啓行遲速唯君老天子六夫卿士之通稱元戎戎車在前

者啓開行道也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

弗利寡君以為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

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

則不經業貢賦之業指聘言經常也有業而無禮

經則不序禮謂上下之禮指朝安分也有禮而無威序則

不共威言共敬也指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昭告於

盟言明天明也西所謂明命蓋理之一定不不明

可汚者言盟以事告鬼神則知道之當然棄其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與經而言是故明王

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每歲使大夫聘問朝

以講禮講禮間一歲三年諸侯朝以序爵再朝而會以

示威會六年列車衆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十二年贊

顯昭明顯昭猶表彰也凡八聘四朝再會王一年

符盟于方岳之下周官曰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

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志業於好聘講禮

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是也於等朝示威於衆會昭明於神盟自古以來未之

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惧有不治

奉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齊犧齊盟之牲也

盟之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

命矣齊人惧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

言達其情也制斷其可否也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君叔

向曰諸侯有聞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

建而不旆旆游也建立旌旗不曳其旒壬申復旆之軍將戰則旆曳旒故

復設於以悲之諸侯畏之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

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共謂供晉貢也晉侯不見

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

事君矣請君無勤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

以絕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

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

可畏也况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率循道也牛雖疥債於

豚上其畏不死以瘦牛什豕上豕必死喻南蒯子

仲之憂其庸可棄乎南蒯季氏臣子仲公子意欲謀季氏不勝奔叛見十二年

言魯尚有二子之憂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鄭

之怒以討魯罪問其二憂即南崩子仲何求而弗克魯

人懼聽命不與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令諸侯

日中造于除除地為壇盟處也造至也癸酉退朝子產命外

僕速張於除外僕掌次舍大夫張張帷幕也子大叔止之使待明

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及

盟子產爭承承貢賦之次謂鄭奉之於晉者曰昔天子班貢輕重

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公侯地廣故所貢者多卑而貢重

者甸服也甸服畿內之地謂五百里甸服是也惟甸服在畿內供天子事故貢重非在五

等列孔氏曰謂畿內公卿大夫之采邑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其列位甲於畿外公侯伯子男也

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鄭畿外伯爵而言男者通子男言之也

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諸侯靖兵好以為事行理之

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關所以得罪也行

使人也言晉國使人來責命鄭貢賦無一月不來也藝常法制也諸侯脩盟存小

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無極無窮也存亡之制將在

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

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瀆易慢也言易慢晉則諸侯必來討鄭其

可易慢晉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貳

一也偷苟且也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為杜云不爭競則為人所侵陵不成為

國竊謂競強也亦無亦也言不自強無亦為人所侵陵不成為國矣公不與盟晉人

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使狄人守之時北狄會司鐸

射懷錦奉壺飲冰以蒲伏焉司鐸射魯大夫射入聲冰天蒲蓋可以取

飲奉壺飲以冰承之也蒲伏與匍匐同手足並行也蓋竊往以食季氏守者御之乃

與之錦而決晉人以平子歸子服湫從即惠子產

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已猶無為為善矣

唯夫子知我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為國基

矣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求樂者

也求至於樂只謂爭幣也且曰合諸侯藝貢事禮也藝謂貢

也嫌其爭競不順故以禮明之也鮮虞人聞晉帥之悉起也而不

警邊且不脩備晉荀吳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及

中人驅衝競大獲而歸註中山望都縣西北有中

曰驅衝突車乘其無備攻城而勝之競強也言不能敵所以為勝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

其御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

辭公于河景伯士文伯之子彌牟也○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

私於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

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為夷棄之使事齊

楚其何瘳於晉瘳差好也親親與大賞共罰否所以為

盟主也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二吾豈無大國欲

事大國。即主二。穆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

為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

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若猶有罪，死命可也。若魯有罪

死晉執之。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

也。何免之為？請從君惠於會。欲得盟會見。宣子患

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鮒也能。乃

使叔魚、叔魚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於晉君，自歸

於魯君。襄二十一年坐叔虎為欒氏黨北奔魯。微武子之賜，不至於

今。平子祖父。雖獲歸骨於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言

季氏恩故。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為子除館

於西河，其若之何？且泣。平子惧，先歸。惠伯待禮。待

禮之

癸酉，昭。晉邢侯與雍子爭鄆田。邢侯楚申公巫臣之子奔晉，晉與之

邢雍子亦楚大夫奔。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叔魚

攝理。景伯本理刑官，因如楚，代為之。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

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蔽刑

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

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施罪於邢侯生者

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

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為昏。掠取也，謂雍子納賂以買直昏亂也。貪

以敗官為墨墨不潔之稱謂叔殺人不忌為賊

也謂邢侯專殺無忌憚也夏書曰昏墨賊殺三者皆死刑臯陶之刑

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

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隱謂雖親亦刑

也無諱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未減未薄減輕謂也曰義

也夫可謂直矣言此可為義也夫疑之也平丘之

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為暴歸魯季孫稱其

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為害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

正刑書晉不為頌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

榮猶義也夫上言義也夫疑之之辭此言猶謂雖殺親然皆為國亦可謂之義也

為非義者謬

甲戌昭十五年○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以正兵加敵不納其叛臣故稱名氏

無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白狄別邑鉅鹿下鼓人

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

獲城何故不為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

民知所適事無不濟在上者賞善罰惡不差則民

知所從而事成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

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

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

欲城而邇。姦所喪滋多。叛君者本所惡若賞之則

以待之若不賞則又獲城而失吾賞功之信斯二

者不可此民使知適從故當量力俟城自獲不可

以欲急得城而近姦惡叛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

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

姑脩而城軍吏曰獲城而不取勤民而頓兵何以

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

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獲鼓邑而教晉之民怠

所用賈買也完全也舊謂晉民平素事君之道也

獲邑以教怠不如不獲使民保全舊事君之道也

賈怠無卒。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

君。言今受叛則賈怠是執守不堅而無終棄舊是

紛更變主而不祥故不受其叛則鼓人堅守以

能事君晉國之激發也率義不爽。率行也義守死事

能事君即下文是也君好惡不愆。所賞惡罰好知城可獲而民知義所

事好惡不愆所適也有死命而無二心。申鼓率義不

申晉好惡不愆意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

以鼓子戴鞮歸。戴一作戴鞮丁

乙亥昭六年○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季孫意如如晉。

冬十月葬晉昭公。卿供葬事畏

秋八月晉昭公卒。

頃公。名去即昭公子昭十七年即位二十年

丙子昭七年○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滅夷狄辦

名氏無貳公作齊
渾戎谷梁無之字

晉侯使屠蒯如周屠蒯晉侯之膳宰以忠諫進用請有事於雒與

三塗雒水也三塗山名在陸渾南長弘謂劉子劉子周大夫曰

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

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

涉自棘津河津名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

師從之荀吳以師從祭史後伐陸渾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

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周地周大獲先備

故宣子夢文公携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

師獻俘于文宮欲以應夢

辛巳昭二晉之取鼓也既獻而反鼓子焉又叛於

鮮虞既又叛晉屬鮮虞六月荀吳略東陽略行也東陽晉山東邑魏郡廣

平以北使師偽糴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昔陽故肥

子所都遂襲鼓滅之以鼓子戴鞅歸使涉佗守之涉佗

晉大夫守鼓之地

丁亥昭二晉祁勝與鄆臧通室鄆同鄆於爰反晉大原有鄆縣案地

名在周者烏戶反王取鄆畱是也在鄆者音偃戰于鄆陵是也在楚者于建反又偃王沿夏將入鄆是也

皆從馬勝臧皆祁盈家臣通室易妻也祁盈將執

之盈祁午之子執二子訪於司馬叔游司馬叔游曰鄭書

有之古書名惡直醜正實蕃有徒謂亂世反以正直為醜惡黨之者衆

多無道立矣子懼不免立成立也子謂祁盈今無

之反為所陷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詩大雅板

已多邪辟不姑已若何盈曰祁氏私有討國何有

馬討家臣無遂執之祁勝賂荀躒荀盈子荀躒為

之言於晉侯以盈專戮晉侯執祁盈祁盈之臣曰

鈞將皆死愁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為快乃

殺之杜云鈞同也愁發語解言三人同執皆將戮

夏六月晉殺祁盈及揚食我揚叔向邑食我向食

我祁盈之黨也而助亂故殺之遂滅祁氏羊舌氏

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夏姬其母欲娶其黨

向之母欲向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

娶於舅氏不能容故懲戒舅氏不娶其母曰子靈之妻子靈

也殺三夫陳御叔楚棄一君陳靈一子夏徵而亡

一國陳國兩卿矣孔寧儀可無懲乎豈可不懲戒吾

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夏姬

穆公少妃姚子貉之妹也鄭靈公子貉早死無後

而天鍾美於是鍾聚也言姚子生靈公夏姬靈將

必以是大有敗也將必以夏姬大禍敗昔有仍氏

生女黧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有仍古諸

有以后言之之如云后稷也一日生伯封實有豕心仍有

女生子名伯封有貪惛無饜貪財惛食無厭足忿類無期忿怒也類戾也

謂之封豕封即其名以如豕故豕無期無常也號舊註以封為大非

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共子之

廢皆是物也夏以未喜商以如已周以女何以爲

哉何以娶夫有尤物足以移人尤異也謂類苟非

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取平公疆使取之生

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謂叔向兄伯

之子曰長叔姒生男婦謂夫之弟為叔長叔者向

之妻相謂曰姒自以身之長幼長婦謂稚婦為姑視

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

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狼之子性在野不可

氏秋晉韓宣子卒韓起魏獻子為政魏舒絳分祁氏

之田以為七縣也塗水也平陽也梗陽分羊舌氏

之田以為三縣也銅鞮也平陽司馬彌牟為鄆大夫

馬烏為平陵大夫鳥即司馬晉平陵魏戌為梗陽

大夫戊魏舒庶子梗陽在大原晉知徐吾為塗水

大夫陽縣南即今清源縣戌音茂

大夫今大原府榆次縣韓固為馬首大夫固韓

今大原府壽陽縣東南孟丙為孟大夫今大原府

一十五里有馬首城

孟丙為孟大夫

今大原府西南

有大樂霄為銅鞮大夫。上黨銅鞮縣今沁州南有故城趙朝為平

陽大夫。朝趙勝曾孫蒯玄僚安為楊氏大夫。平陽

縣本陽侯國晉滅之以賜彤今揚城謂賈辛司馬烏為

有力於王室故舉之。二十二年賈辛司馬謂知徐吾

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御之

為餘子官四子為之其四人者。司馬彌年孟皆受

縣而後見於魏子以賢舉也。先受縣後見言平素

意故曰以魏子謂成鱒。成鱒晉吾與戊也縣人其

以我為黨宰對曰何也戊之為人也遠不忘君。在

遠不忘君近不偏同。在遠密不偏居利思義。利思

得無苟在約思純。約貧賤也思純有守心而無淫行。

遠近貧富皆守其分而無過雖與之縣不亦可乎。

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光大其兄弟之國者十有

五人。營蔡邴霍魯衛毛聃邴雍曹滕姬姓之國者

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

詩曰唯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

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

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詩大雅皇矣篇本

詩義不同度音鐔量也帝上帝也莫安定貌言無

為而治也克能也大國岐周也比于文王謂比合

于文德之王帝社上帝心能制義曰度。心能裁制

物能度德正應和曰莫已德正應之者皆和照臨四

方曰明故無遠不燭勤施無私曰類勞于施惠不自私已是大同於

類物為教誨不倦曰長所教誨不能息則益其賞慶刑威

曰君賞不僭人以為威是為慶刑不濫茲和徧服曰順人

好惡不逆其情故為順民擇善而從之曰比分別

使相從故經緯天地曰文此釋比于文王之文直

為經緯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

九德上九事也皆無愆過則動無悔吝故受天主

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文德文王之九德

文王九德不分親疎如一則天賈辛將適其縣見

於魏子魏子曰辛未昔叔向適鄭驪惡驪音宗

明惡貌醜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欲觀向為人

食器者往觀之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

必驪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賈國大

醜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臯往臯往臯澤

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

已我不能射文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颺謂貌醜不

揚顯於衆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

是遂如故知叔向與然明今女有力於王室吾是

以舉汝行乎敬之哉母墮乃力言辛若非納敬三

而舉之當敬以保其功也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為義曰近不

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親謂舉魏子舉謂賢又

聞其命賈辛也以為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忠也詩大雅文王篇永長也其言長合天魏子之

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平及梗陽人

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以獄上於其大宗賂以

女樂訟者之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文寬皆獻

夫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

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魏子朝君退沒寬

饋入召之召二大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吾

聞諸伯叔伯行叔行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

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

食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以昨酒不夕食故今

也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

中當中也置謂置列於前也魏子中及饋之畢願

以小人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屬音燭足也

不過飽足而已不可過貪以規魏子晉語有是以

然獻子辭梗陽人

戊子昭二秋龍見于絳郊絳晉國都見魏獻子問

於蔡墨晉大曰吾聞之蟲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

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言人不

龍為古者畜龍，故國有秦龍氏也。秦養有御龍氏。御服

也。獻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

謂也？對曰：昔有颺叔安。颺音潘，古國名。叔安其君名。有裔子曰

董父。裔遠也。玄孫之後。董父為裔其名。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嗜，欲以

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擾，順也。飲食皆

去聲。帝賜之姓曰董氏，曰秦龍。秦龍，官名。官有封諸

騶川，騶夷氏其後也。騶水，上夷皆董父之後。故帝舜氏世有

畜龍，又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孔甲，少康後九世。帝君其德，順于上帝。

賜之乘龍。乘四匹也。上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

不能食而未獲，秦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魏

累，學擾龍于秦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

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

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懼而遷于魯縣，范

氏其後也。更代也。以劉累代彭姓之豕韋累，尋遷魯陽也。魯縣豕韋復國至商而滅，累之後世復

承其國為豕韋氏，魯縣魯陽也。晉范氏其子孫。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

夫物物有其官，官脩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

死及之。一日不思則官有罪。失官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

若不能脩職，不食其祿，食祿者必素能脩職。若泯

棄之物，乃坻伏，鬱湮不育。泯滅棄廢職業其物乃坻止伏匿不至鬱湮

業故所職物至宿素也。謂素能脩其業也。

塞不復生育非徒不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

列受氏姓封為上公上公爵以祀為貴神以貴神

祀社稷五祀是尊是奉其神或為社為稷為金木

之木正曰句芒正官之長也其音鈎取木生句曲

火正曰祝融祝融杜云明貌今按鄭語以淳耀傳

融則祝大也融明之其金正曰蓐收蓐音辱取秋

收也其祀該水正曰玄冥取水陰而幽冥其祀土

正曰后土土為群物主故曰后其祀句龍水物也

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不然周易有之在乾三曰

潛龍勿用初九爻辭其同人三曰見龍在田九二爻辭

其大有三曰飛龍在天九二爻辭其夬三曰亢龍有悔

上九辭其坤三曰見群龍無首吉用九爻辭坤之剝三曰

龍戰于野坤上六爻辭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物謂卦

形象而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

皞氏有四叔少皞金天氏也叔世謂其曰重曰該

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句芒該為蓐收

脩及熙為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窮桑地在魯

遂以為有天下號濟成也言四子之後能世脩其

也此其三祀也木正金正顓頊氏有子曰摯為祀融

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共工在大皞後神農

此其二祀也。土正后土為社。言社之祀就以五

社之官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

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稷者田官

烈山氏炎帝之號神農本起烈山有子名柱能播

殖為田官正棄周之始祖能播百穀湯既勝夏廢

柱以棄代之以冬晉趙鞅趙武荀寅寅中行吳帥

師城汝濱。晉所取陸渾之逐賦晉國一鼓鐵鼓量

也管子云鼓滿則人概之曲禮云鼓米者操量鼓

是也或云以橐弱鞮謂之鼓以鼓石為鐵也非

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范甸之仲尼曰

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

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序位民是以能

尊其貴。經緯之故貴是以能守其業。序守之故

貴賤不愆。所謂度也。上下相安無文公是以作執

秩之官。主爵為被廬之法。僖二十八年蒐以為盟

主。今棄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

鼎故民貴何業之守。法不在人故卿貴賤無序。何

以為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

文六年蒐夷易中若之何以為法。蔡史墨曰。范氏

中行氏其亡乎。中行寅為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

器以為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寅

下卿犯上令鑄刑鼎以為國法是作法不正故知其亡如著也易移與之也又著范氏刑書於上是

范氏亂制既廢本無咎而今復興之移與之亡也其及趙氏趙子孟與焉然

不得已若德可以免其亡必及趙氏以鞅亦與知其事然非鞅本意故脩德可

以免其亡

己丑昭三十年○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秋八月葬晉頃

公頃音

夏六月晉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魏

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在襄十五年子西弔

公孫子驕送葬公孫今吾子無貳何故弔與送葬止一人無

二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

字小之謂也字愛事大在共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

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間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

之患豈忘共命言鄭共晉歲時之職貢與其凶災死喪不虞之患不敢忘此言鄭小

事大共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

好聘饗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

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紼挽索也言鄭國若間暇則其君亦送晉葬若

其不間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若鄭不問不能如先王弔葬之

禮大國之惠亦慶其加而不討其乏明底其情取

備而已慶善也晉善其君執紼不討其不如數以明定其小國情但取備數此言晉大字小

無恤所以為禮也以為事大禮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

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少卿也王吏不討

恤所無也

周靈王喪在襄二十九年

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

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

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

定公

名午頃公子昭三十一年即位哀二十一年卒在位三十七年諡法大慮靜民曰定

甲午定

秋九月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晉地獲晉觀

虎恃其勇也

乙未定

○晉士鞅衛靈孔圉帥師伐鮮虞孔圉孔羈孫公作圉

丙申定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晉士鞅圍鮮虞報觀虎之役也

甲辰定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冬晉荀寅士吉

射入于朝歌以叛晉趙鞅歸于晉

荀寅下公有及字朝歌在汲郡衛之

舊都衛徙楚丘後屬晉據土背君曰叛鞅入私邑二

子入公邑其罪又有等差俱書叛者土地人民皆君

晉趙鞅謂邯鄲午

午守邯鄲大夫趙鞅同族五從兄弟也

曰歸我衛

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

十年鞅圍衛衛人懼貢五百家鞅置之邯鄲今欲取

之置於晉陽蓋大

原別名鞅之邑也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

不可衛是以爲邯鄲

衛以五百家在邯鄲故與邯鄲親爲猶助也

而實

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

侵齊則齊來伐邯鄲

偽若懼齊而徙

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趙子盍怒召

午而囚諸晉陽使其從者說劍而入涉賓不可

午家臣說音脫乃使告邯鄲人曰吾私有討於午也二三

子唯所欲立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叛稷趙夏午子

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午荀寅之甥也。

寅即中行文子中行吳荀寅子娶吉射女射入聲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

將攻趙鞅以解邯鄲圍董安于聞之告趙孟安于趙氏臣曰先備

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為後可也安于曰

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請以我說趙孟不可秋七

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

之范臯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為亂於范氏臯夷范氏

側室梁嬰父嬖於知文子文子欲以為卿知文子即荀躒

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簡子即韓不信魏襄子

亦與范昭子相惡襄子魏舒子曼多也昭子即吉射故五子謀將

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臯夷

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

在河為載書沉於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

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

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疆曰齊子

昭十年奔晉三拆肱知為良鑿言人三拆其臂歷病者然後深知治病

法喻己知唯伐君為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

伐君事

此矣三家未睦可盡克也

知韓魏三家不親

克之

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

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

韓魏以趙氏為請

鞅非始禍請復之

十二月辛未趙鞅入

于絳盟于公宮

乙巳定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不殺安于

使終為政於趙氏趙氏必得晉國盍以其先發難

也討於趙氏

以安于先發范氏中行之難討治趙氏而使殺之

文子使告

於趙孟孟曰范中行氏雖信為亂安于則發之是安

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死二子既伏其罪

矣敢以告趙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

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死吾死莫矣

暮遲也

乃縊而死

趙孟尸諸市而告於知氏曰主命戮罪人安于既

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從趙孟盟而後趙氏定祀

安于於廟

祀安于於趙氏廟以報其忠

○公會齊侯

景衛侯

于牽

助叛臣非義也牽公作堅又作拏

○秋

齊侯宋公景會于洮

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于脾上梁之間

即牽地在

魏郡黎陽縣謀救范中行氏

齊魯叛晉故

析成鮒

小玉桃甲率狄師以襲晉

二子晉大夫

戰于絳中

絳都之中不克而還士鮒奔周小王桃甲入于朝歌秋

齊侯宋公會于洮地曹范氏故也○冬十二月晉人

敗范中行氏之師於潞邑晉獲籍秦偃孫高疆即齊子尾

子又敗鄭師及范氏之師于百泉地晉

丁未哀夏四月齊侯衛侯救邯鄲圍五鹿趙穆以邯鄲叛

范中行氏之黨也五鹿晉邑

○秋齊侯景衛侯靈伐晉魯師不書諱也鮮虞不書不正夷狄伐中國略之也

齊侯衛侯會于乾侯在魏郡斥丘縣救范氏也師及齊師

衛孔圉北丞鉏曾孫鮮虞人伐晉取棘蒲地晉○冬十一

月晉趙鞅伐朝歌

戊申哀二年○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釐罕達

師戰于鐵鐵公作秩鄭師敗績鐵公作秩

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即罕達子皮之孫子般即

弘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戚衛陽虎

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罕駟自

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於是乎會之必

大敗之旆以帛續旒末為燕尾戰則旆之會合戰也言晉以兵車建旆者與罕駟兵車在前

者先結陣罕駟自後見外貌旗幟不知從之也從之下戰

龜焦不成樂丁曰晉人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

謀協以故兆詢可也大雅綿詩爰于也言經始謀度其事皆契合於龜則當從

之與詩義異協合也故兆萬兆也言今人謀既同
合則當以旧兆不必更卜但詢誓民可也故兆未
戰伐先納淵噴已卜吉兆恐非簡子誓曰范氏中行

氏反易天明君臣上下乃天斬艾百姓欲擅晉國

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馬今鄭為不道棄君助

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耻在此行

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周禮作維篇

縣方百里出車百乘為百乘家進為卿士田十萬

矣縣有四郡則郡方五十里得此采邑庶人工商遂得遂人臣

田十萬為方十里有餘後趙鞅人晉陽叛

隸圉免後免其志父無罪君實圖之後得歸改名志

設屬辟亦示賤禮屬在大棺之內辟又在屬之內

國君之棺三重大夫有屬無辟言屬辟時僭之非

正禮也長大記君大棺八寸屬六寸禭四寸上大

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素車撲馬素車不以髮柳

也柩遠用無入于兆葬無入先下卿之罰也見此

牛馬載車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郵無恤衛太子為

右登鐵上鐵丘在衛望見鄭師衆太子懼自投于

車下子良授太子綏而乘之子良即王良曰婦人

也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

死於牖下群子兔之死不在寇畢萬晉獻公卿從

為百乘之卿死以壽終牖下不避敵也繁羽御趙羅皆晉

宋勇為右羅無勇麋之麋音相縛京吏詰之御對

曰疢作而伏羅雷疾作而衛太子禱曰曾孫蒯聩

敢昭告皇祖文王皇大也康叔封衛文王烈祖康

叔烈頭也康叔始受封文祖襄公繼業守文之祖鄭勝亂從

勝鄭聲公名釋君助臣是為從亂晉午在難干晉定不能治亂使鞅

討之蒯聩不敢自佚備持矛馬敢告無絕筋無折

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

玉不敢愛集大事謂勝而成功不敗也作為羞辱也大命謂死生之命也國語作死佩王

斃于車中獲其蓬蠶旗太子救之以戈贖為車右也

鄭師北獲温大夫趙羅鄭雖敗羅無勇故為所獲太子復伐之

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傅僂曰音

叟趙氏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初周人與范

氏田公孫龍稅焉龍范氏臣為范氏收田之稅趙氏得而獻之

吏請殺之趙孟曰為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龍

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公孫林

殿而射前列多死晉追兵趙孟曰國無小雖小國

也者既戰簡子曰吾伏弢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

也太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郵

良曰即王良我兩鞞將絕吾能止之鞞引軸也

引軸也蓋一車止容二服馬夾鞞當衡驂馬育而

上也駕而乘材兩鞞皆絕乘載也材橫我御之

已酉哀三年冬十月晉趙鞅圍朝歌師于其南范中行

荀寅伐其郛使其徒自北門入已犯師而出郛南

郭也荀寅自內伐其郛以誤鞅之師使備南乃命

自外來救已者自北門入已乃與此徒犯北門之

圍而出奔蓋鄭備南不備癸丑奔邯鄲趙稷以郛

北故出其不意得逃去也氏十一月趙鞅殺士臯夷惡范氏也即范

庚戌哀四年秋七月齊陳乞弦施衛甯跪救范氏陳乞

皆范氏黨庚午圍五鹿晉邑九月趙鞅圍邯鄲

十一月邯鄲降荀寅奔鮮虞即中趙稷奔臨邑晉

二月弦施逆之遂隨臨稷初奔臨拒國今茲施逆

之故國夏伐晉取邢仕欒鄆逆時陰人孟壺口晉

邑欒任趙國平棘縣西北鄆即會鮮虞納荀寅于

栢人齊弦施又會鮮虞人納荀寅

辛亥哀五年○晉趙鞅帥師伐衛

五年春晉圍栢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

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為栢人昭子即吉射

朔於吉射使昭子曰夫非而讎乎對曰私讎不及

公公事也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

之及范氏出出栢人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

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授我死節吾不可以僭之遂死

於栢人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衛邑

壬子哀六年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六年春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四年鮮虞納荀寅于栢人

癸丑哀七年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曼音萬魏舒之子衛

致討而以范中行氏其惡自見

晉師侵衛衛不服也五年伐衛討其救范氏至今未服

己未哀十三年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出公曼字

庚申哀十四年 ○秋晉趙鞅帥師伐衛續經

辛酉哀十五年 ○晉趙鞅帥師伐衛

出公名鑿定公于哀二十一年即位或在位十七年出奔齊道死年表云十八年或曰二十年

己巳哀二十三年 夏六月晉荀瑤伐齊即知伯襄子孫也高無

平帥師御之知伯視齊師馬駭遂驅之曰齊人知

余旗其謂余畏而反也及壘而還將戰長武子請

卜長武子知伯曰君告于天子而卜之以守龜於

宗祧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齊人取我英丘晉地君命

瑤非敢耀武也治英丘也以辭伐罪足矣何必卜

壬辰戰于犁丘即隰地齊師敗績知伯親擒顏庚齊大

夫願涿

癸酉哀二 晉荀瑤帥師伐鄭次于桐丘鄭駟弘請

救於齊之駟齊師將與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會

也凡死國事者之設乘車兩馬繫五邑馬以大夫車馬又

加之以召願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後而父死焉即

庚為知以國之多難未女恤也今君命女以是邑

也服車而朝母廢前勞乃救鄭及畱舒齊地違穀七

里違去穀人不知言其及濮兩不涉濮水自陳畱

東北經濟濟陰子思曰即鄭大國在敝邑之宇下言

至高平入河近鄭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成子衣製杖

戈製剛立於阪上濮水馬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

聞之乃還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使謂成子曰大

夫陳子陳之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也言陳乃成

滅陳當報鄭也陳實故寡君使瑤察陳衷馬謂大

夫其恤陳乎衷中也恤陳則若利本之傾瑤何有

焉成子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知伯其能又乎中

行文子告成子文子即荀寅曰有自晉師告寅者

將為輕車千乘以厭齊師之門則可盡也成子曰

寡君命恒曰無及寡無畏衆雖過千乘敢辟之乎

將以子之命告寡君疑寅文子曰吾乃今知所以

亡。君子之謀也。始東終皆舉之。而後入焉。今我三

不知而入之不亦難乎。入謂入人所○悼之四年。

魯哀公晉荀瑤帥師圍鄭。鄭未至。鄭駟弘曰。知伯悞

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也。可以去其師乃先保南里以

待之。南里在外城知伯入南里。門于桔枋之門。桔賢入枋音迭

鄭城鄭人俘鄆魁壘。鄆壘晉人也賂之以知政。閉其口

而死。不答閉氣而死將門知伯謂趙孟入之。即襄子無恤簡子鞅之子

對曰。主在此。主謂知伯言主在此何不自入知伯曰。惡而無勇。何

以為子。言貌醜且無勇簡子何對曰。以能忍恥。庶

無害趙宗乎。知伯不悛。趙襄子由是甚知伯。遂喪

之。甚毒也。知知伯毒遂知伯貪而悞。故韓魏反而

喪之。晉懿公之四年。魯悼公之十四年。知作帥韓魏圍趙襄子於晉陽。韓魏反與趙氏謀殺知

伯於晉陽下在春秋後二十七年

春秋左傳類解晉卷之十二終

春秋左傳類解號虞秦卷之十三

蘆泉劉績編註

號

陝州今屬河南府
隸河南布政司

姬姓公爵出自王季子號仲文王弟也仲與號叔為
王卿士勲在王室文王友愛二弟謂之二號武王克
商封仲於弘農陝縣東南之號城今陝州靈寶縣有
號州城周室東遷號公忌父號公林父猶為天子相
謂之西號後為晉滅號叔之國公子譜云在滎陽謂
之東號今河南開封府汜水縣即鄭虎牢是也傳曰

制巖邑也。號叔死焉。是也。為鄭滅。或以為在鳳翔號縣。即今陝西鳳翔府寶雞東六十里有號城。按史記秦武公十一年滅小號。在魯莊七年。豈號叔始封此。後東遷制其子孫。猶有居故地者。漢志註北號在大陽。東號在滎陽。西號在雍州。然不可考矣。

虞今山西平陸縣

姬姓。公爵。出自大王子。仲雍生季簡。季簡生叔達。叔達生周章。虞仲。及武王克商。求大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已為吳君。別封其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在河東大陽縣。按陝州夏縣有大陽故關。而平陸縣東北六十里有故虞城。後虞仲國於吳。其支庶封于此。故亦謂之西吳。傳十二世為虞公。魯滅之。

已卯桓號仲十年替其大夫詹父于王。詹父有辭。以王

師伐號。夏號公出奔虞。○初虞叔有玉。虞叔虞公之弟虞

公求旃弗獻。旃之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曰。匹夫

無罪。懷璧其罪。言匹夫本無罪由其懷璧則吾馬

用此。其以賈害也。乃獻之。又求其寶劍。叔曰。是無

厭也。無厭將及我。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共池。共音

恭又洪地名

癸丑莊二秋號人侵晉。冬號人又侵晉。

甲寅莊二 晉侯將伐虢。士為曰：不可。虢公驕，若驟

得勝於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

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未戰先畜養此夫民讓事，禮樂和

樂愛親慈，哀喪受而後可用也。虢弗畜也，亟戰將

饑。亟數也，飢謂窮困也。

己未莊三十二年秋七月，有神降于莘。地號惠王問諸內史

過曰：是何故也？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

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

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王曰：若之何？對曰：以其物

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杜云：若以甲乙曰至，祭先牌玉用蒼服尚青以

此類祭之王從之。內史過往，聞虢請命。請神場土反曰：

虢必亡矣。唐而聽於神，神居莘。六月，虢公使祝應

宗區、史噐享焉。祝大祝，宗人史大史，應區噐皆名也。神賜之土田。

史噐曰：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

於神。神聰明正直而一者也。依人而行，虢多涼德。

其何土之能得？

辛酉二年春，虢公敗犬戎于渭汭。犬戎，西戎別在

隴西狄道縣，鳥鼠同穴山，東經南安天水洛陽扶風始平京兆至弘農華陰縣入河水隈曲曰汭。

舟之僑曰：夫號大無德而祿，受福而殃也。殃將至矣。

遂奔晉。

癸亥僖二年 ○虞師晉師滅下陽 下陽與上陽對在陝州平陸縣上陽在陝縣東

南號所都也杜云下陽號邑在河東大陽縣公谷作夏陽

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

伐號 乘去聲屈地所生之馬也垂棘地名出美玉 公曰是吾寶也對曰

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

之奇之為人也懦而不能強諫 懦弱也 且少長於君

君暱之 自少養於公宮公與之狎而不以其言為輕重 雖諫將不聽乃使

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為不道入自顛軫伐鄭三門

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 冀國在平陽皮氏縣東北有冀亭河東大陽縣東北

有顛軫坂鄭晉邑名言冀伐晉至此晉顛虞強而冀恐退不能害晉 今號為不道保

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於號

保聚也逆旅客舍也言號聚兵於晉舍以侵晉逸請借道問號伐己之罪 虞公許之且

請先伐號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

帥師會虞師伐號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

○公羊曰虞微國也曷為序乎大國之上使虞首

惡也曷為使虞首惡受賂假滅國者道以取亡焉其

受賂柰何獻公朝諸大夫而問焉曰寡人夜者寢而

不寐其意也何諸大夫有進對者曰寢不安與其

諸侍御者有不在側者與獻公不應荀息進曰虞

郭見與獻公揖而進之遂與之入而謀曰吾欲攻

郭則虞救之。攻虞則郭救之。如之何。願與于虞之
荀息對曰。君若用臣之謀。則今日取郭。而明日取
虞。爾君何憂焉。獻公曰。然則柰何。荀息曰。請以屈
產之乘。與垂棘之白璧。往必可得也。則寶出之內
藏。藏之外府。馬出之內廐。繫之外廐。爾君何喪焉。
獻公曰。諾。雖然。宮之奇存焉。如之何。荀息曰。宮之
奇。知則知矣。雖然。虞公會而好寶。見寶必不從其
言。請終以往。於是終以往。虞公見寶。許諾。宮之奇
果諫。記曰。脣亡則齒寒。虞郭之相救。非相為賜。則
晉今日取郭。而明日虞從而亡。爾君請勿許也。虞

公不從其言。終假之道。以取郭。還四年。反取虞。虞
公抱寶牽馬。而至。荀息見曰。臣之謀何如。獻公曰。
子之謀則已行矣。寶則吾寶也。雖然。吾馬之齒亦
已長矣。蓋戲之也。夏陽者何。郭之邑也。曷為不繫
于郭國之也。曷為國之君存焉。爾

○穀梁曰。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虞無師。其曰師
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

人不得居師上
故虞雖小國言

評其先晉何也。為主乎滅夏陽也。夏陽者。虞虢之
塞邑也。滅夏陽而虞虢舉矣。虞之為主乎滅夏陽
何也。晉獻公欲伐虢。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

垂棘之璧而借道乎虞也。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廐而置之外廐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之也。荀息曰：宮之奇之爲人也，達心而懦，又少長於君，達心則其言略，懦則不能彊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公遂借道而伐虢。宮之奇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

卑而幣重，必不便於虞。虞公弗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宮之奇諫曰：語曰：唇亡則齒寒，其斯之謂與！絜其妻子以奔曹。獻公亡虢五年，而後舉虞。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虢公敗戎于桑田。虢地在弘農，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鑿而益其疾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

丙寅傳

五年 ○冬，晉人執虞公。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

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杜以爲輔頰與牙車

益車輻者詩云無棄爾輔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

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

伯不從。是以不嗣。大伯虞仲皆大王之子。大王有

吳故不嗣。周位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爲文王卿士。勲在

王室。藏於盟府。二虢乃大王少子。王季之子。將虢

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

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不唯偪乎。桓叔即曲沃成

其族乃晉獻從祖兄弟。皆至親。獻公患其偪。盡殺

之事在莊二十五年。言虞若能親過於此。方可保

其不伐而愛之。甚言其不可也。親以寵偪。猶當害之。况以國乎。公

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據猶安也。對曰。臣聞之。鬼神

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

輔。周書。蔡仲之命。言皇天無所親於人。惟德則輔之。言神享在德也。又曰。黍稷非

馨。明德惟馨。君陳篇言昭薦黍稷。非馨香而馨。香而又曰。

民不易物。惟德馨物。馨音醫。語辭。杜云是也。言祭

人德能易之也。今書旅。爨作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按。下言民和。此上木言則易慢也。言人所不輕慢

之物。惟能然。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

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

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

矣。臘。歲終祭衆神之名。臘者獵也。田獵取獸祭先祖也。在此行也。晉不更舉

矣。臘。歲終祭衆神之名。臘者獵也。田獵取獸祭先祖也。

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

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晨，龍尾伏。」

辰。龍尾星也。日月之會曰辰。謂夏正九月十日。辰月日經大火析木次在尾星故尾伏而不見均。

服振振。戎事以韎韐為弁。又以為衣。故曰均取號。

之旂。旂軍之旗。鶉之賁賁。鶉即柳星。時鶉火平旦在。

見也。杜云賁賁。天策焯焯。天策即傳說星在尾東。

鳥星之體也。天策焯焯。然明蓋月盈。火中成軍。號公其奔。

光故策星焯焯。然明蓋月盈。火中成軍。號公其奔。

而成軍軍事。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曰：「日在尾月。」

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

周十二月號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

夏之十月號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

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穆姬晉獻。

送女以媵辱之。而脩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故書。

曰：「晉人執虞公罪。」且言易也。

○公羊曰：「虞已滅矣。其言執之何不與滅也。曷為。」

不與滅滅者亡國之善詞。滅者上下之同力者也。

故書執罪其滅人。自亡又不死位。

○穀梁曰：「執不言所於地，緼於晉也。」時虞已包。襄

在虞執而其曰公何也。猶曰其下執之之辭也。以

不書其處。其曰公何也。猶曰其下執之之辭也。以

執其君其猶下執之之辭何也。晉命行乎虞民矣。民

故稱公其猶下執之之辭何也。晉命行乎虞民矣。民

虞服于晉故從。虞號之相救非相為賜也。今日亡

晉命而執其君。虞號之相救非相為賜也。今日亡

號而明日亡虞矣。

秦鞏昌鳳翔西
安俱隸陝西

嬴姓伯爵出自顓帝裔孫文脩子大業生大費與禹
平水土佐舜調馴鳥獸賜姓嬴以所居於嬴故也是
為伯翳十九世孫非子居犬丘為周孝王主馬汧渭
間馬大蕃息孝王分為附庸邑秦谷續嬴氏祀號曰
秦嬴天水隴西縣秦亭是也今鞏昌府秦州有秦亭
秦谷鳳翔府隴州南三里有秦城即非子所居秦嬴
生秦侯秦侯生公伯公伯生秦仲宣王以為大夫始
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後誅西戎不克見殺長子莊

公破西戎為西垂大夫莊公生襄公周幽王犬戎亂
將兵救周送平王東遷有功封為諸侯有周岐豐地
子文公營邑汧渭四十四年入春秋後悼公十年獲
麟後九世孝公伯其子惠文君自號為王至始皇并
天下二世而亡自非子後莊公居大丘即槐里今西
安府興平縣
東寧公遷平陽今鳳翔府郿縣
南世記以為出公德公遷雍扶風雍縣
今鳳翔縣
獻公遷櫟陽西安府臨潼縣北孝公遷咸陽今縣屬
西安府皆本於
秦谷故號秦焉。

文公襄公于四十四年入秦
在位五十年謚法慈惠愛民曰文

寧公文公太子靖公之長子
始徙居平陽桓八年卒在位十二年謚

左傳卷之三十三

法寧
安也

壬申桓 芮伯萬之母芮姜。芮伯之周同姓國司徒

芮城縣今屬山西平陽府後為芮伯之鄉惡芮伯之多寵人

也故逐之出居于魏。魏姬姓國在河東河

癸酉桓 秋秦師侵芮敗焉小之也冬王師秦師圍

魏執芮伯以歸。芮伯在魏芮更立君秦為芮

出子。寧公少子寧公卒大庶長弗忌威壘二父

六年復為三父等統

十二年外桓 秋秦人納芮伯萬于芮。

武公。寧公長子桓十五年三父等令人賊殺出

等以其殺出子故也莊十六年卒在位二十年

初以人從死其子白不立封平陽立其弟德公

德公。寧公中子出子同母兄武公弟莊十七年

禍亂曰武

宣公。德公長子莊十九年諡法施而不成曰宣

成公。德公中子宣公卒子閔二年卒在位四年

諡法安民

穆公。名任好德公少子成公卒其子七人莫適

立政曰成

己卯 八年 僖 梁伯。梁嬴姓伯爵翳之後秦仲有功益

其國而不能實也。多築城邑而無民以實之。命曰新里。秦取之。

同州縣有新里城。

庚辰十九年春，遂城而居之。秦居新里。

○梁亡

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不書取梁者，主名。初，梁伯好土

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

公宮曰：「秦將襲我。」言溝宮乃為秦襲已也。民懼而潰，秦遂取

梁。

○公羊曰：此未有伐者，其言梁亡何？自亡也。其自

亡柰何？魚爛而亡也。梁君隆刑峻法，一家犯罪四

者百姓一旦相率俱去，狀若魚爛，從內發而外見也。

○穀梁曰：梁亡，自亡也。湑於酒，淫於色，心昏耳目

塞，上無正長之治，大臣背叛，民為寇盜，梁亡，自亡

也。如加力役焉，酒不足道也。言若伐之而滅亡，則

亡然，後梁亡，鄭棄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矣。

梁亡，出惡其正也。鄭棄其師，惡其長也。出行也，正

惡政加民，長謂高克以惡人統師。

乙未文殺之役。三十三年晉襲秦大夫

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

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

隊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

我悖詩大雅桑柔篇險道類善也言大風之行壞

言則善人反使善人至悖能亂不知是貪故也

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為政

丙申文秦伯猶用孟明春伐晉報殺又孟明增修

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成子即曰秦

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

爾祖聿修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

○冬晉人襄宋人成陳人共鄭人穆伐秦

冬魯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

成一作恤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後卿不書

為穆公故尊秦也謂之崇德言穆公悔過終用孟

以尊之謂之崇德明

丁酉文○秦人伐晉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皆晉地晉人不出

遂自茅津濟封殺尸而還茅津在河東大陽遂霸

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君也舉

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

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子桑即

明舉孟詩曰于以采繁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

事秦穆有馬

詩召南采芣篇言召止之芣至薄風猶采以供公侯喻秦伯不遺小善

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馬

大雅烝民篇一人天子也言仲山甫朝夕

不解急事君君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馬

大雅文王

孟明如之也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馬

有聲篇詒遺也燕安也翼敬也杜云成也言武王遠謀及孫以安其子如子桑知人不在當時而在

戊戌文 ○晉侯襄伐秦

秋晉侯伐秦圍邠新城以報王官之後

邠阮元二音秦邑名

庚子文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

鍼虎為殉

殉殺人以葬環其左右也行音梳

皆秦之良也國人哀

之為之賦黃鳥

黃鳥秦風篇名義取黃鳥止君子于棘桑得其所傷二良不然君子

曰秦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

猶詒之法而况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

殄瘁詩大雅瞻卬篇殄滅瘁病也言善人亡國亦隨之亡無善人之謂若之

何奪之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长是以並建聖哲聖

哲知也謂善人並建言用之樹之風聲樹立風聲分

之采物采章物色旌旗衣服各有定制分著之話

言著著於竹帛也為之律度鍾律度量所陳之藝

極藝準也極中也謂開陳貢獻多少之引之表儀

之防利防閑也利謂所宜委之常秩委任也常秩

道之以禮則使無失其土宜衆隸賴之而後即命
言古之王者用人詒法皆道於禮皆使無失土宜民賴之安然後順正命就死聖王同之
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
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

康公

名瑩穆公子文七年即位十八年卒在位十二年謚法安樂無民曰康

丙午文十二年秦伯使術來聘

術公作遂

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

十二月戰襄仲河曲見晉

辭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賓荅曰寡君願徼福於周公魯公以

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為瑞節要結好命所以籍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

○公羊曰秦伯使遂來聘遂者何秦大夫也秦無

大夫此何以書賢繆公也何賢乎繆公以為能變也其為能變柰何惟譏譏善諍言俾君子易急而况乎我多有之惟一介斷斷焉無他技其心休休

能有容是難也

穆公不用百里子蹇叔子言敗殺還歸作秦誓譏音賤淺薄貌書作

截截諍在井反撰也書作諍也介特也何作一棼斷斷誠一貌今按決辭也技才能也休休美大

貌容有所受也。言人有淺薄小善，猶自恃撰成言，以拒人使進諫。君子易懈怠，不盡言，况我多有者哉？是以惟一介決無他技，其心休休能有容者為難。蓋不恃才妄作，故也。與書義異。

壬子文八年 ○秦伯瑩卒。

名稻，康公子。宣元年即位，四年卒。

丙辰宣四年 ○秦伯稻卒。

名雍，共公子。宣五年即位，成十四年卒。

甲申成十四年 ○秦伯卒。

名雍，共公子。宣五年即位，昭五年卒。

庚申昭元年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后子秦桓公子，其

母曰弗去懼，選不去秦恐景數其癸卯鍼適晉，其

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責其

故書后子享晉侯，造舟于河。造舟比舟加板於上，

十里舍車，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每十里

乘自秦都雍至晉絳，都凡千里，用車八百乘，歸雅

取享晉侯九獻之幣，以次載幣相授而至絳，凡八

至也。蓋初自持一獻幣，績歸取其八也。以其歸取

故曰反車八乘，不并載，可見車多。傳言秦后子車

千乘，疑二百。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

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女叔齊以告公？且曰：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后子見趙孟，趙孟

曰吾子其曷歸猶何時歸也對曰鍼懼選於寡君是以

在此將待嗣君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

曰亡乎對曰何為一世無道國未艾也艾盡也國於

天地有與立焉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與助也言國若有助立之

者不數世淫不斃趙孟曰天乎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

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贊助也

上助鮮不五稔鮮少也稔熟也以穀熟為一年言少尚當歷五年趙孟視

陰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陰曰影也言影朝夕不相同事變亦如此

誰能待五年方亡國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翫

歲而愒曰其與幾何翫厭也愒貪也厭五稔遠貪朝夕近人之所欲天必從之

故為死徵其與幾何言不久也舊註非

甲子昭 ○秦伯卒

秦后子復歸於秦景公卒故也

○公羊曰何以不名秦者夷也匿嫡之名也嫡子不生不

以名今于四竟擇勇猛者立之其名可瑩稻皆名嫡得之也以嫡得立

乙丑昭 ○葬秦景公秦始書葬

大夫如秦葬景公禮也合先王士弔大夫送葬之禮

哀公景公于昭六年即位定九年卒在位三十六年

庚子定 ○秦伯卒冬葬秦哀公秦自晉悼以後不見於春秋則知秦益退

保西戎軍旅禮聘之事不交於中國矣

惠公哀公孫大子夷公于夷公早死不得立乃立之宣十年即位

曰惠民

己酉哀三年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庚戌哀四年葬秦惠公

悼公惠公子哀四年即位

春秋左傳類解卷之十三終



